偶像幻灭-剧情大纲及简要解说

系列构成 十二月的墨子李

首先要阐释的是本作的主旨，也就是“文以载道”中的“道”部分。不瞒各位，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素晴日，因此，我把本作的主旨定为了“在亦空亦真的世界中寻找幸福”。接下来我会详细阐述其后的哲学理念。

本作的先期部分充斥着哲学、尤其是佛教哲学的neta，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般若学做一个大体的介绍。我以为般若学的核心在于对“空假不二”的理解。般若学认为：实相，也就是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会变化的，因而它们不具有恒常性，不是希腊哲学意义上的“基本实体”，换句话说，其存在依赖于其它事物，故称这种性质为“空”；但是，这种“空”也绝非是“真空”，或者说其并非是纯粹的“无”，毕竟我们在可经验的世界里它们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如果认为实相是彻底虚幻的，那么“无限延伸的逻辑之链”（叔本华语）也就彻底成了谬论，所以，这种“不真空”的性质被称为“假”。而实相“空”与“假”这两种性质的对立统一就是“中”。

再谈谈“世界”。这里的世界是取自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空间”的定义，也就是可能性的空间。维特根斯坦暗示了一种“正存在”与“负存在”的分类，也就是说，纵然一个事件没有实际发生，只要它是可能的，那么我们仍然认为它在“逻辑空间”中是存在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对视觉小说类游戏的选择（无论其对不对剧情走向产生影响）作一个升华的绝好机会。

那么，问题就在于主人公如何能在我们的故事中“寻找幸福”。这一点我希望能通过四个ending来加以体现。在bad ending中，考虑到主人公佛教徒的身份与日本的社会历史背景，她困于名利之中是几乎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走向了绝对虚无主义，也就是彻底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了虚无缥缈的“净土”上，换句话说，就是把“空”解读为了一种特殊的实体，而从极端唯名论走向了极端实在论。这个bad ending的关键选择会被放在中期，具体表现为主人公拒绝了“偶像幻灭”的事实。其余三个ending分别对应着三位女主，关键选择的顺序是诗菜-优月/圣香。在三个可以视同good ending的结局中，主人公必定是以一种类柏拉图式的爱情的方式收获了幸福。化用朴炳哲的术语来说，就是借“他物性”的重生而战胜了“倦怠社会”；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回归了可达到的一种既非绝对亦非纯然功利主义的变革性的平凡幸福；或者可以理解为阿兰·巴迪欧式的借着“真实世界的断裂”的回归；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尽可能去庸俗化的“小确幸”。

四个ending暂命名为：皆同幻化（bad ending，语出道壹《神二谛论》）、岩见泽的雪（佐木结局，暗示在结局里她们回北海道老家进行拜访，请注意雪景的应用），··············Starlight（野田结局，因为是真结局，所以直接摘抄了本作英文名Shattered Starlight，在结局中是下一年的圣诞节，“星光”既指代东京的万家灯火，又指代主人公对真女主的重燃之爱），三十三年如梦（三条结局，三十三年指1991-2024，也映衬了三条名字中的“三”，请注意三条只是个共趣/苏小鬼，这里的结局只是三条与主人公共同参加军武宅聚会，切记不要直球冲塔，此外，三条结局是唯一一个真的结婚的结局）。

最后，我同意监督对本作的定位，即“有梗的面向大众的真百合恋爱题材视觉小说”，请脚本们务必注意这点。

以下是剧情大纲，并非是详细脚本。共通线分为四幕（如果进bad ending的话流程将在第三幕末结束，加一个后日谈），每个女主的个人线再分两幕+一个后日谈。脚本们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可以不用管太多哲学或宗教学相关的neta，我会在校对中对其负责的。

第一幕：失业、房贷与工资通论（neta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本幕的前期内容已经在已确定的部分中整理下来了，大体而言可被表述为身为偶像声优厨的榊雾织（下称主人公）被裁员，出于窘迫的经济条件而接受了同好对串子“亚子Ako”的开盒委托，在开盒过程中意外发现其就是自己推的偶像声优浅井优月（下称优月），在认识到偶像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脾气的家伙后，她无奈地接受了偶像出于封口目的而为她提供的运营“亚子Ako“账号的工作。其中穿插出现佐佐木诗菜（下称诗菜）与藤原圣香（下称圣香），需要指出的是，诗菜和圣香的主要剧情并不在第一幕。

本章的核心是“偶像幻灭”的心理落差。

以下是详细内容，省略掉开盒前的部分：

主人公凭借着电信企业内线同好（委托者）提供的信息，于次日正午十二点十分纠结地（请注意描写这里主人公这里复杂的心理：她渴望为偶像做点什么，也希望能借此获取报酬，但也害怕对方报警或者采取过激行为，还反思自己这么做和极端粉丝有什么区别）于次日乘地铁（具体是什么线路需要后续考据）前往了开出来的地址：中野区的一间高级公寓。在公寓大楼的大门口，她不敢去说服保安开门，于是等了一会蹭别的进门住户来进入公寓大楼。在等待的期间，她凭借信箱发现“亚子Ako“的姓氏是“野田”，并因为公告栏贴着的高价出售与出租信息而感到有些羡慕与不满（对亚子Ako这种网络喷子都过得比自己好而产生了负面情绪）。

进了公寓大楼并乘电梯来到公寓的门前后，她决定先敲敲门，但是没有人回应，因此她在原处蹲点，等待户主野田（即优月）的归宅。她的心理活动是：设想了各种亚子Ako的真人形象（注意不能包括年轻女性，举例：靠着继承遗产发了笔横财而住进高级公寓的邋遢宅男大叔，被父母娇生惯养性格恶劣的青少年，精神错乱把偶像声优当成一种新型宝冢的老太太），预演了到时候要教训亚子Ako的话（这里要不断否定、不断修改自己的话，以体现女主谨小慎微的老实孩子性格）。不过发现自己越想越害怕，所以干脆强迫自己不要再想了，这里穿插一段念佛求心安的剧情，心经就可以。

主人公的蹲点一直持续到将近下午七点也没有消息，此时，她又饿又担心，正在考虑自己来线下开盒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电梯到了这一楼层，正当她在思考是不是亚子Ako到家时，优月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主人公无法自持地叫出了优月的艺名，优月则毫无疑问地将主人公当成了找上门的私生饭，警告她立即离开否则就会报警处理。主人公表示自己是来找别人的，只是恰好是她的粉丝并惊讶于她住在这里，并向她道了歉（其实这里要体现出主人公已经起了疑心，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优月半信半疑地拿钥匙打开了野田家的门，主人公再也忍不住了，质问她为什么和黑粉亚子Ako住在一起。

主人公的惊诧是可想而知的，她质问的优月亚子Ako是怎么回事（例如：她是不是被亚子Ako要挟或者劫持了，亚子Ako是不是她同居人，亚子Ako的账号是否只是事务所的炒作…此时务必要体现出女主不愿意相信，或者说考虑优月就是那个幼稚的“黑粉”。

面对主人公的质问，优月显得有些慌乱，她戴了口罩，约主人公去楼下的Chestnut Tree Café（栗树咖啡厅，neta自《1984》，我不是会去咖啡店的人，所以建议找一家现实中的东京的咖啡厅来作为内部装潢的原型）详聊，主人公魂不守舍地跟着她离开了。